



唱响中国好声音

任梦云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5年7月1日创刊时，我在北京工业大学工作，当时学校的留学生办公室陈列着海外版供大家阅读。它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同时是一份有着浓浓的中国情、家乡情的报纸——“家书”。我的这种理解，随着海外版的成长和自身工作的变动而一步一步加深、升华。

后来，我就职于中国侨联，从事文化交流工作，一下子拉近了我与海外版的距离。从此，我与海外版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清楚地记得，1996年的一天，我接到海外版的通知，邀请我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通过海外版这个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如何做好海外发行；如何更好地贴近海外侨胞和国内归侨、侨眷”等。当时与会人士来自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等部门，大家热烈讨论，争相发言，我也谈了自己的建议。

那次座谈会后，海外版加大了对港澳台侨的报道力度，特别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将“侨”的部分从“香港·侨台澳”版中分离出来，专门增设了“华侨华人”版。多年来，海外版在香港、澳门回归上，在促进世界各国侨团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工作上，在宣传归侨侨眷回国创业和侨界模范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唱响了侨胞爱国爱乡的主旋律，体现了中国的正能量，成为了“中国好声音”。

3年后的1999年，应秘鲁侨团邀请，我代表中国侨联赴秘鲁参加“纪念华人抵秘150周年”纪念大会。与会的许多侨胞都看过人民日报海外版，他们看到我时，说的最多的话就是“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腰杆子也硬了，海外版的报道使我们侨胞更加了解国内的侨务政策和投资指南”。回国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99年12月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5版，题目是《胼手胝足，根植秘鲁——纪念华人抵秘150周年活动追记》。文章突出了一个主题，就是侨胞常说的富有感情的话：“母以子为贵，子以母为荣”。我在文中追忆了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涌现出秘鲁侨胞募捐100万美元的感人事迹，当时周恩来曾为秘鲁侨胞题词：“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这个题词至今仍保留在当时组织者的后裔手中。文章刊出后，致公党《上海市委刊物》和《参考消息》转载了



本文作者(左)与中国侨联副主席、北京侨联主席李昭玲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活动。

此文，反响强烈。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我率中国侨联艺术团按计划9月19日到达美国凤凰城等5个城市，为侨胞和当地美国人演出，使侨胞更加感到祖国的关怀，引起不小的共鸣。演出收入捐给了美国红十字会，海外版同时给予了跟踪报道。

2006年，我作为中国侨联代表赴武汉参加世界华人媒体大会，时任海外版总编辑的杨振武同志(现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大会做主题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会议期间，杨总与我和海外版港澳台侨部副主任连锦添，就海外版如何与国内侨刊乡讯结合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十几年的侨务工作中，海外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可以说，我这个侨务工作的门外汉能够成长为懂侨、知侨、爱侨的侨务干部，海外版起了重要作用。这期间，我结交了数十个国家的侨团及侨领，至今仍保持着友情与交往。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他们只要一到北京，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友情加亲情，千丝又万缕。

在工作接触中，我结识了海外版多位编辑记者，特别是与“台港澳”、“华侨华人”和“读者桥”版的责编接触最多，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我常和连锦添、夏清等在一起谈论有关侨务的话题，谈论相关栏目和头条选题。有时，责编们请我帮助约稿或联系采访对象等，手头工作再多，我也会尽快完成所托，因为这是在帮海外版做事，我怎能不尽心尽力？现在，我带着幸福，从一个侨务工作者变成了一个忠实的读者。在我人生的征途中，我将继续聆听海外版唱响的中国好声音，继续让海外版在我的生命中延续。

在海外版即将迎来创刊30周年之际，我衷心地祝愿海外版这个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平台，这个侨务部门与海外侨胞沟通交流的平台越办越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辜负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殷切希望。

征稿启事

尊敬的读者：

2015年7月1日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海外版和海内外读者们一起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坚实脚印，见证了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性崛起。本报推出《我与海外版》征文，望读者朋友们踊跃投稿。

征文具体要求如下：

一、内容：讲述“我”与海外版的故事，阐述海外版在海外发挥的重大作用，反映中国改革发展进步给海外同胞带来的巨大振奋，憧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抒发抒发赤子情怀。

二、要求：文章体裁不拘一格，尽量通过具体事例、人物、细节来表达主题。从某件事情或某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例如：海外版曾给您或他人提供过哪些帮助、海外版在海外起到了哪些良好的作用、读海外版给您以哪些启迪等，力求生动、有可读性。

文章要求1500字左右，请附个人简历和一张本人工作照或生活照，传至电子邮箱：hwbzdzyd@yeah.net。截稿日期：2015年6月30日。

——编者

作者简历：

任梦云，副研究员，1974年至1995年任北京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1995年至2007年底任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副部长、部长，现任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 礼仪漫谈 16

● 海外纪闻

有这样一群快乐的中国人

陈桂英(寄自美国)

以参加全镇老者或中国老者的聚会，有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和演出，还有茶点和中餐供应。每次只需付4美元。凡参加活动的老人都接送到家门口。

这18户中国老人彼此关心，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嘘寒问暖，互通有无，相处得很融洽、很友好，一人有事大家争相帮忙。逢年过节和重大活动还要举办聚餐会，每家每户都要带来精心制作的特色菜肴、点心和酒水供大家品尝，餐后有歌有舞有说有笑尽兴而归。时不时地还有互相邀请，品尝各自拿手的别有特色的菜品或点心，边品边谈，畅谈家事国事天下事，更是述说对祖国的怀念之情。

这18户中的30多人普遍会使用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等，他们利用短信和微信及时地传递新闻或保健知识，还能互相照照相、留留影。更有趣的是，他们之中有医生可以咨询和出谋划策；有能工巧匠帮助检修计算机、电视机；有农艺师指导如何种植；还有厨艺高超者做出可口的饭菜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你看，通过这些简单的介绍，足可以看到这些老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情怀了吧！

新中国建交内情(七)

——与缅甸和巴基斯坦建交

马保奉

他们所承认的政府。”

1950年5月19日，中缅建交进行第四次谈判，章汉夫副部长对“5月12日缅甸代表答复表示满意”，双方并当即开始关于互换使节的磋商。6月5日，中缅两国政府互相同意对方任命的使节，即缅甸联邦政府派遣吴登敏(原驻国民党政府大使)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遣姚仲明(原任山东省济南市市长)为驻缅甸联邦大使。5月8日发布正式建交消息，这一天就成为中缅建交日。

与巴基斯坦建交未谈判

1950年1月5日，巴基斯坦驻苏联大使库来西奉本国政府命，致函周恩来外长，称“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承认在北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1月29日，该大使又致函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希望“尽早建立中巴外交关系”，同时又通报，1950年1月24日，巴基斯坦“政府已正当地撤销对现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之承认”。我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复函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尽快建交，并欢迎巴政府特派员来北京进行谈判。

1951年1月3日，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报告，收到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转来巴政府备忘录，内称“巴基斯坦政府兹已任命外交部副司长阿美德·阿里先生为驻北京之临时代办，并已训令其尽早前往北京洽谈有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之初步事宜。”1月9日，袁仲贤大使口头答复巴方，中方同意“阿美德·阿里先生为谈判代表，前来北京”进行谈判。

实际上，阿里先生是在“建交”双方已经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来京谈建交的，并未进行谈判。

对缅甸建交表态“满意”

1949年12月16日，缅甸外长伊蒙致电周恩来外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外交关系之建立与使节之互换”。12月21日周外长复电，提出先“断交”，再“建交”，“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1950年1月18日，缅甸联邦外长蒙尼卓致函周外长，告：“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随着第二天台北国民党外交部部长证实外交关系的完全断绝”。

缅甸外长指派吴辟(缅甸驻国民党政府使馆原一秘兼驻昆明总领事)作为谈判代表。当时昆明尚未解放，留在昆明的吴辟来京有困难，刘少奇副主席指示外交部：“我们不久以后到昆明时，当协助吴辟克服困难”，使之能及时来京履行职务。

1950年5月5日，在中缅谈判中，章汉夫副部长向吴辟提出：“希望缅甸政府将其对于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目前留在缅甸的各种机构以及应属于中国的一切财产，采取何种态度，明确告知。”5月12日，缅甸政府口头答复：“关于缅甸联邦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断绝关系问题：第一，缅甸联邦政府的态度是，除前中国大使馆外，政府从来未承认过任何国民党机构。然而，缅甸联邦政府，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随即撤销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前中国大使馆官员被认为是普通公民。第二，关于中国国民党财产和资金。缅甸联邦政府并不知道在缅甸应属于中国的任何此类财产和资金。然而，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

杜老师：

某媒体报道中说：“付彩云今年77岁，满头的白发挽在脑后。”请您解释一下其中的“挽”字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陕西读者 齐陇花

齐陇花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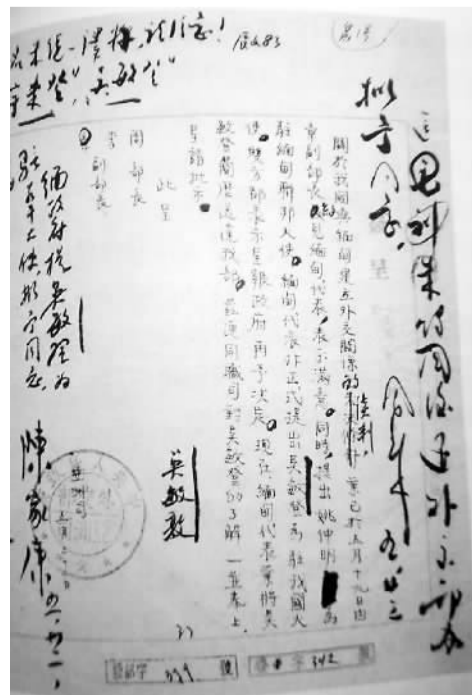
表示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宜用“绾(wǎn)”。例如：

- (1) 他用红线绾(wǎn)成个同心结。
 - (2) 小李用一缕丝线绾(wǎn)成个中国结。
 - (3) 她现在总是把头发绾(wǎn)在脑后。
 - (4) 为了工作方便，你们还是把头发绾(wǎn)起来吧。
- “挽”用来表示人的动作时，有时表示“拉”，例如“手挽手”。有时则表示“向上卷起”，这种用法在口语中多见。例如：
- (5) 老王一到工地，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
 - (6) 他挽起裤腿，下到田里开始帮村民插秧。

在现代汉语中，“挽”不用来表示“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的意思，表示这个意思宜用“绾”。因此“满头的白发挽在脑后”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宜写成“满头的白发绾在脑后”。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白发挽在脑后」宜写成「白发绾在脑后」



外交部亚洲司关于中缅互派大使提名的请示影印件